

晉

書

二十



列傳第六十六

晉書九十六

御撰

烈女

羊耽妻辛氏

杜有道妻嚴氏

王渾妻鍾氏

鄭袤妻曹氏

愍懷太子妃王氏

鄭休妻石氏

陶侃母湛氏

賈渾妻宗氏

梁緯妻辛氏

許延妻杜氏

虞潭母孫氏

周顛母李氏

張茂妻陸氏

尹虞二女

荀崧小女灌

王凝之妻謝氏

劉臻妻陳氏

皮京妻龍氏

孟昶妻周氏

何无忌母劉氏

劉聰妻劉氏

王廣女

陝婦人

靳康女

韋逞母宋氏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

符堅妾張氏

竇滔妻蘇氏

符登妻毛氏

慕容垂妻段氏

段豐妻慕容氏

呂纂妻楊氏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之風斯著振高情而獨秀魯冊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篇於焉騰茂徽烈兼劭柔順无愆隔代相望諒非一緒然則虞興媯汭夏盛塗山有娥有嫫廣隆躬之業大姪大妣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揚芬斯皆禮極中闡義殊月室者矣至若恭姜誓節孟母求仁華率傳而經齊樊授規而霸楚譏文伯於奉劔讓子發於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既昭婦則且擅母儀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宣閨範有裨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加撰錄爲之傳云或位極后妃或事因夫子各隨本傳今所不錄在諸僞國暫阻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懲勸亦同搜次附于篇末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

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叅軍
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
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
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
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
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舉
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无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
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
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嘆曰吾不謀於姊
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枯曰鍾士季何
故西出枯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有事縱恣非特久處下之道吾畏
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
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
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

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枯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泰始五年卒年七十九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于杜氏十八而婺居子植女韡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節抚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韡亦有淑德傳立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立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立內外以爲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立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爲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銷行自有在遂與立爲婚晏等尋亦爲宣帝所誅植後爲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爲儀同三司立前妻子咸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於海內其知人之鑒如此年六十

六卒

王渾妻鍾氏字琰穎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旣適渾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叅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叅軍謂渾中弟淪也琰女亦有才淑爲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之白琰琰曰妾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羣小雜處琰自幃中察之旣而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琰明鑒遠識皆此類也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鄭表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表先娶孫氏早亡娉之爲繼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至於叔妹羣娣之間盡其禮節咸得歡心及表爲司空其子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

默等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然食无重味服浣濯之衣表等所獲祿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无餘資初孫氏瘞於黎陽及表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妃理當從葬不可使孤魂无所依邪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以爲趙姬之下叔隗不足稱也太康元年卒年八十三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于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爲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爲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鄭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也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稱之既歸鄭氏爲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沉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養沉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

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撤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賈渾妻宗氏不知何許人也渾爲介休令被劉元海將喬晞攻破死之宗氏有姿色晞欲納之宗氏罵曰屠販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无禮於爾安乎何不促殺我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時年二十餘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爲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爲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无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爲益州別駕爲李驤所害驤欲納杜氏爲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驤曰汝輩逆賊无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

杜家女豈爲賊妻也驪怒遂害之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抚养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爲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買其所服環珮以爲軍資子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爲獨不潭即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道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夫人

周顓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顓父浚爲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室

豬羊具數十人之饌其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珍萃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顓及嵩謨而顓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顓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中興時顓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度江託足无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張茂妻陸氏吳郡人也茂爲吳郡太守被沈克所害陸氏傾家產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克克敗陸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尅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弢戰敗二女爲弢所獲並有國色弢將妻之女曰我父二十石終不能爲賊婦有死而

已殺並害之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即遣子抚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疑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歆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淵皆其小字也又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爲塵務經心爲天分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

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既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爲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發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修整帶造于別榻道韞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无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胸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劉臻妻陳氏者亦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

壽於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之儀行於世

皮京妻龍氏字憐西道縣人也年十三適京未逾年而京卒京二弟亦相次而隕既无胤嗣又无期功之親憐貨其嫁時資裝躬自紡織數年間三喪俱舉葬斂畢每時享祭无闕州里聞其賢屢有娉者憐誓不改醮守節窮居五十餘載而卒

孟昶妻周氏昶弟顓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初桓玄常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无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况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顓妻云昨一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

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顛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
潛自剔綿以絳與袒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周氏所出而家人不知也

何无忌母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爲栢玄所害
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无忌與劉裕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
而不言會无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梯於屏
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抚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
促汝能如此吾讐言耻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栢玄必敗義
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爲太保躬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
書籍傅母恒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
以歎伏性孝友善風儀進止聰既僭位召爲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爲
后將起鷄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
堂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鷄儀非

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繫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爲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於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中擲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羣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无憂矣及娥死爲謚武宣皇后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於娥初與娥同召拜左貴嬪尋卒僞追謚武德皇后

王廣女者不知何許人也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爲西楊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楊州而廣被殺王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閹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可謂反乎

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无狀害人父母而復以无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達以塞大耻辭氣猛厲言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

陝婦人不知姓氏年十九劉曜時婺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羣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爲虫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爲太守既知其冤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靳康女者不知何許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劉曜之誅靳氏將納靳女爲妻靳曰陛下既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汗宮伐樹而况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

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无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无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无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符堅爲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无闕自非此母无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也咸有寵於天錫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可爲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供灑掃地下誓无他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天錫疾瘳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符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无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于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鷄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羣犬大嗥衆鷄夜鳴伏聞旣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符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

符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壯勇善騎射登爲姚萇所襲營壘既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戰殺傷甚衆衆寡不敵爲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豈爲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无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不鑒照萇怒殺之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僞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婉慧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僞范陽王德亦娉季妃焉姊妹俱爲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既僭位拜爲皇后垂立其子寶爲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爲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

後太子必亡杜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垂死寶嗣僞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宜早自殺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守杜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无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下咸以爲然僞中書令畦遂大言於朝曰子无廢母之義漢之安思閭后親廢順帝猶配饗安皇先后言虛實尚未可知宜依閭后故事寶從之其後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爲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僞壽光公餘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无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尅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燾觀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僞辭以疾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

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
路經餘熾宅前熾聞挽歌之聲慟絕良久

呂纂妻楊氏弘農人也美艷有義烈纂被呂超所殺楊氏與侍婢十數
人殯纂於城西將出宮超慮齋珍物出外使人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
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超慚而退又問楊
氏玉璽所在楊氏怒曰盡毀之矣超將妻之謂其父栢曰后若自殺禍
及卿宗栢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呂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
再乎乃自殺是時呂紹妻張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紹死便請爲尼呂隆
見而悅之欲穢其行張氏曰欽樂至道誓不受辱遂昇樓自投於地二
脛俱折口誦佛經俄然而死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扶風
馬元正元正卒爲玄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抚前妻子踰於已
生玄盛之創業也謨謀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玄
盛薨子士業嗣位尊爲太后士業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士業曰汝新

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舉闕冀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已來有并兼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以爲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誠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戰俟時而動言猶在耳奈何忘之不如勉修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无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士業不從果爲蒙遜所滅尹氏至姑臧蒙遜引見勞之對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諫之曰母子命懸人手奈何倨傲且國敗子孫屠滅何獨无悲尹氏曰興滅死生理之大分何爲同凡人之事起兒女之悲吾一婦人不能死亡豈憚斧鉞之禍求爲臣妾乎若殺我者吾之願矣蒙遜嘉之不誅爲子茂虔娉其女爲妻及魏氏以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遷居酒泉旣而女卒抚之不哭曰汝死晚矣沮渠无諱時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答曰子孫流漂托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羶裘鬼也俄而潛奔伊吾无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酒泉許我歸北

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廻矣使者不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于伊吾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夷罕樹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汨之以符姚三月歌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驚風埃脫落名教頽縱忘反於茲爲極至若惠風之數喬屬道韞之對孫恩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怨於強寇僭登之后蹈死不廻僞纂之妃捐生匪吝宗幸抗情而致天王靳守節而就終斯皆冥踐義途匪因教至聳清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无慙雅引比夫懸梁靡顧齒劍如歸異日齊風可以激揚千載矣

贊曰從容陰禮婉婉柔則載循六行爰昭四德操潔風霜譽流邦國彤管貽訓清芬靡忒

列傳第六十六

晉書九十六

劉傳第六十七

晉書九十七

御撰

四夷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載考
義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訊炎昊於前辟爰制地而疏疆
襲冠帶以辨諸華限要荒以殊遐裔區分中外其來尚矣九
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六蠻繇西宇而橫南極繁種
落異君長遇有道則時遵聲教鍾无妄則爭肆虔劉趨扇風
塵蓋其常性也詳求遐議歷選深謨莫不待以羈縻防其猾
夏武帝受終衰魏廓境全吳威略既申招攜斯廣迷亂華
之議矜來遠之名抚舊懷新歲時无怠凡四夷入貢者有二
十三國既而惠皇失德中宗遷播凶徒分據天邑傾淪朝化
所覃江外而已睽貢之禮於茲始絕殊風異俗所未能詳故
採其可知者爲之傳云北狄竊號中壤備于載記在其諸部
種類今略書之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
戶八萬有城邑宮室地宜五穀其人強勇會同揖讓之儀
有似中國其出使乃衣錦罽以金銀飾腰其法殺人者死沒
入其家盜者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殺之若有軍事殺牛祭
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死者以生人殉葬有
槨无棺其居喪男女皆衣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玉佩出善馬
及貂豹美珠珠大如酸棗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被破
其王印文稱穢王之印國中有古穢城本穢貊之城也武帝
時頻來朝貢至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
弟走保沃沮帝爲下詔曰夫餘王世守忠孝爲惡虜所滅甚
愍念之若其遺類足以復國者當爲之方計使得存立有司
奏護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夫餘失於機略詔免嬰以何龕
代之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詣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國仍請
援龕上列遣督郵賈沉以兵送之廆又要之於路沉與戰大敗

之鹿衆退羅得復國耳後每爲鹿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
愍之又發詔以官物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夫餘之口

韓種有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在帶方南東
西以海爲限馬韓居山海之間无城郭凡有小國五十六所大
者萬戶小者數千家各有渠帥俗少綱紀无跪拜之禮居處
作土室形如冢其戶向上舉家共在其中无長幼男女之別不知
乘牛馬畜者但以送葬俗不重金銀錦罽而貴瓔珠用以綴
衣或飾髮垂耳其男子科頭露紛衣布袍履草躡性勇悍國
中有所調役及起築城隍年少勇健者皆鑿其背皮貫以大
繩以杖搖繩終日謹呼力作不以爲痛善用弓楯矛櫓雖有關
爭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種畢羣聚歌舞以
祭神至十月農事畢亦如之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謂爲天君
又置別邑名曰蘇塗立大木懸鈴鼓其蘇塗之義有似西域浮
屠也而所行善惡有異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頻遣使入貢

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頻至太熙元年詣東夷校尉何龕上
獻咸寧三年復來明年又請內附

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居
之立城柵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爲秦韓初有六國後
稍分爲十二又有弁辰亦十二國合四五萬戶各有渠帥皆屬
於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
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也地宜五穀俗饒蠶桑善作縑布服
牛乘馬其風俗可類馬韓兵器亦與之同初生子便以石押其
頭使扁喜舞善彈瑟瑟形似筑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獻
方物二年復來朝貢七年又來

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
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
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无文墨
以言語爲約有馬不乘但以爲財產而已无牛羊多畜猪食其

肉衣其皮績毛以爲布有樹名維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无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煖土无鹽鐵燒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俗皆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聘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即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椁殺豬積其上以爲死者之糧性凶悍以无憂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无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弩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弩逮於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弩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于相府賜其王褥鷄錦罽絺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弩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地多山林无良田食海物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國通好户有七萬男子无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又言上古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昔夏少康之子封于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好沉没取魚亦文身以厭水禽計其道里當會稽東冶之東其男子衣以橫幅但結束相連略无縫綴婦人衣如單被穿其中央以貫頭而被髮徒跣其地温暖俗種禾稻紵麻而蠶桑織績土无牛馬有刀楯弓箭以鐵爲鏃有屋宇父母兄弟卧息異處食飲用俎豆嫁娶不持錢帛以衣迎之死有棺无槨封土爲冢初喪哭泣不食肉已葬舉家入水澡浴自潔以除不祥其舉大事輒灼骨以占吉凶不知正歲四節但計秋收之時以爲年紀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國多婦女不淫不妬无爭訟犯輕罪者没其妻孥重者族滅其家舊以男子爲主漢末倭

人亂攻伐不定乃立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宣帝之平公孫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帶方朝見其後貢聘不絕及文帝作相又數至泰始初遣使重譯入貢

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領戶二萬養雲國去裨離馬行又五十日領戶二萬寇莫汗國去養雲國又百日行領戶五萬餘一羣國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計去肅慎五萬餘里其風俗土壤並未詳泰始三年各遣小部獻其方物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逸芝惟離模盧國帥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臣芝蒲都國帥因末繩余國帥馬路沙樓國帥鈇加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何龕歸化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鬪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鬪吐谷渾曰馬爲畜耳鬪其常性何怒於人乖別甚異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

遣其長史史那樓馮及父時耆舊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上
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无並大今因馬
而別殆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
矣樓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
十餘輩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爲阿干鹿
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吐谷渾謂其部落曰
我兄弟俱當享國鹿及曾玄纔百餘年耳我玄孫已後庶其
昌乎於是乃西附陰山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而西其後子孫據
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
隨逐水草廬帳爲屋以肉酪爲糧其官置長史司馬將軍頗
識文字其男子通服長裙帽或戴幕毼婦人以金花爲首飾
辮髮縈後綴以珠貝其婚姻富家厚出娉財竊女而去父卒
妻其羣母兄亡妻其諸嫂喪服制葬訖而除國无常稅調用
不給輒斂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則徵

物以贖地宜大麥而多蔓菁頗有菽粟出蜀馬騫牛西北
雜種謂之爲阿柴虜或號爲野虜焉吐谷渾年七十二卒有
子六十人長曰吐延嗣

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倣儻不
羣嘗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
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窟窮山隔在
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羣死
作羶裘之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性酷忍而負其智
能恤下爲羌酋姜聰所刺劒猶在其身謂其將紇拔泥曰
整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
以吾故也吾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言終而卒在位十
三年有子十二人長子葉延嗣

葉延年十歲其父爲羌酋姜聰所害每旦縛草爲姜聰之象
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中則瞋目大呼其母謂曰姜聰諸將

已屠鱸之矣汝何爲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于先讐以申罔極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長而沉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曆司馬薄洛鄰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來符合命玄象昭言著見而卿等面牆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虛也又曰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始祖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尊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卒年三十三有子四人長子辟奚嗣

辟奚性仁厚慈惠初聞苻堅之盛遣使獻馬五十四金銀五百斤堅大悅拜爲安遠將軍時辟奚三弟皆專恣長史鍾惡地恐爲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莊公秦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况今三孽並驕必爲社稷之患吾與公忝當元輔若保護首領以没于地先君有問其將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白辟奚惡地曰吾王无斷不可以告於是因羣下入

覲遂執三弟而誅之辟奚自投于牀惡地等奔而扶之曰臣昨
夢先王告臣云三弟將爲逆亂汝速除之臣謹奉先王之命矣
辟奚素友愛因恍惚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
之於地下國事大小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
卒在位二十五年時年四十二有子六人視連嗣

視連既立通娉於乞伏乾歸拜爲白蘭王視連幼廉慎有志
性以父憂卒不知政事不飲酒遊田七年矣鍾惡地進曰夫人
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齊衆養以五味娛以聲色此四者聖帝明
王之所先也而公皆略之昔昭公儉嗇而喪偃王仁義而亡然
則仁義所以存身亦所以亡已經國者德禮也濟世者刑法也
二者或差則綱維失緒明公奕葉重光恩結西夏雖仁孝發於
天然猶宜憲章周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刑德委而不建視
連泣曰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憤升遐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
遊娛豈所安也綱維刑禮付之將來臨終謂其子視罷曰我高

祖吐谷渾公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爲中國之西藩慶流百世
吾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輩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
二子長曰視羆少曰烏紇堤

視羆性英果有雄畧嘗從容謂博士金城騫苞曰易云動靜有
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輕鄰敵
當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今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
爲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略秦隴英豪所願聞也於是
虛襟抚納衆赴如歸乞伏乾歸遣使拜爲使持節都督罷
涸已西諸軍事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
不綱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
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奈何私相假署擬僭羣兇寡人承五
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
馬涇渭勦問鼎之鑒以一丸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子於
西京以盡遐藩之節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大爲吾白

河南王何不立勳帝室策名王府建當年之功流芳來葉邪乾
歸大怒然憚其強初猶結好後竟遣衆擊之視羆大敗退保
白蘭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三卒子樹洛干年少傳位於烏紇堤
烏紇堤一名大孩性懦弱耽酒淫色不恤國事乞伏乾歸之入
長安也烏紇堤屢抄其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紇堤大敗亡
失萬餘口保于南涼遂卒於胡國在位八年時年三十五視
羆之子樹洛干立

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慧有姿色烏紇堤妻之有寵遂
尊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數千家
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
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爲戊寅可汗沙澗雜種莫不歸附乃
宣言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世思與羣賢共康休緒今士
馬桓桓控弦數萬孤將振威梁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遠朝
天子諸君以爲何如衆咸曰此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乞

伏乾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大敗遂降乾歸
乾歸拜爲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以其弟吐護眞爲捕虜將
軍層城都尉其後屢爲乞伏熾盤所破又保白蘭慚憤發病
而卒在位九年時年二十四熾磐聞其死喜曰此虜矯矯所謂
有豕白蹄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嗣其後世嗣不絕

馬耆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犁北與烏孫接方
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過其俗丈夫剪髮
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好貨利任姦詭王有侍衛數
十人皆倨慢无尊卑之禮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
夫人獐胡之女妊身十二月剖脇生子曰會立之爲世子會少
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爲龜茲王白山所辱不忘於心
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
國爲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胡葱嶺以東莫不率服然恃
勇輕率嘗出宿於外爲龜茲國人羅雲所殺其後張駿遣沙

州刺史楊宣率衆彊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爲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國熙距戰於賁崙城爲植所敗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于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于栢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犁熙率其羣下四萬人肉袒降于宣呂光討西域復降于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爲業男女皆剪髮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惠懷末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於張重華苻堅時堅遣其將呂光率衆七萬伐之其王白純距境不降光進軍討平之

大宛西去洛陽萬二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餘城土宜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鬚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鑲爲娉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絕婚

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乘不調墜死者馬主出斂具善市賈
爭分銖之利得中國金銀輒爲器物不用爲幣也太康六年武
帝遣使楊顥拜其王藍庚爲大宛王藍庚卒其子摩之立遣
使貢汗血馬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居蘇薤城
風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煖饒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
馬秦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獻善馬

大秦國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
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爲椳栴琉璃爲牆壁水精爲
柱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
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
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
一如中州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
珠大貝有夜光璧駭鷄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錦縷

蜀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于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去南海三千里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爲王子孫相承其後王无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開北户以向日至於居止或東西无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鬪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四時喧暖无霜无雪人皆裸露徒跣以黑色爲美貴女賤男同姓爲婚婦先娉婚女嫁之時著迦盤衣横幅合縫如升攔首戴寶花居喪前翦鬢謂之孝燔尸中野以爲葬其王服天冠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自孫權以來不朝中國

晉書卷之七
至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

文曰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祝之曰鯉魚變化治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隨商賈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爲將文乃譖逸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无嗣文遂自立爲王以逸妻妾悉置之高樓從已者納之不從者絕其食於是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并之有衆四五萬人遣使通表入貢於帝其書皆胡字至永和三年文率其衆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殺五六千人餘奔九真以覽尸祭天鏹平西卷縣城遂據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叢以日南北鄙橫山爲界初徵外諸國嘗齎寶物自海路來貿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壯時使韓戰領日南太守戢估較太半又伐船調枹聲云征伐

由是諸國恚憤且林邑少田貪日南之地戢死絕繼以謝擢侵刻如初及覽至郡又耽荒于酒政教愈亂故被破滅既而文還林邑是歲朱蕃使督護劉雄戍于日南文復攻陷之四年文又襲九真害士庶十八九年征西督護滕駿率交廣之兵伐文於盧容爲文所敗退次九真其年文死子佛嗣升平末廣州刺史滕含率衆伐之佛懼請降含與盟而還至孝武帝寧康中遣使貢獻至義熙中每歲又來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諸郡殺傷甚衆交州遂致虛弱而林邑亦用疲弊佛死子胡達立上疏貢金盤椀及金鉦等物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醜黑拳髮裸身跣行性質直不爲寇盜以耕種爲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爲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于胡喪葬婚姻略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

晉書卷六十七
載舶入海混潰且詣神祠得弓遂隨賈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
柳率衆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爲妻而
據其國後胤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武帝泰
始初遣使貢獻太康中又頻來穆帝升平初復有竺旃檀稱王
遣使貢馴象帝以殊方異獸恐爲人患詔還之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連九夷西
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稟中國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
獫狁漢曰匈奴其強弱盛衰風俗好尚區域所在皆列於前史
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
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
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
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繡絹錢穀有如列侯子
孫傳襲歷代不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
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後漢末

天下騷動羣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爲寇宜先爲其防建安中
魏武帝始分其衆爲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
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
居于太原故泫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
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
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
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
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
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扎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
討之楨素有志略以猛衆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
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
長史漸爲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
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
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

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
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徒三
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克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
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
策也帝不納至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
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
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
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
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廬什物不可勝紀來降并貢
其方物帝並抚納之北狄以部落爲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
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勤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鬱
鞞種萎莎種秃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鍾歧種大樓種
雍屈種眞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
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

蠡王右奕蠡王左于陸王右于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
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
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
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
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爲輔相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
有左當戶右當戶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
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母氏勒氏皆勇健好
反叛武帝時有騎督綦母佺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
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史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
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

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迺有羣分之
異蹈仁義者爲中寓肆凶獷者爲外夷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闕邊候隙自古爲患稽諸前史憑陵匪
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

亂也羸劉之際匈奴最強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逾繁舛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廣闢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新降接帳連鞬克郊掩甸旣而沸脣成俗鳴鏑爲羣振鴟響而挺災恣狼心而逞暴何楨縱策弗沮于茲萌郭欽馳疏无救于妖漸未環星紀坐傾都邑黎元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緒僞燕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衆掩西羌之舊宇網疎政暇地廣兵全廓萬里之基貽一匡之訓弗忘忠義良可嘉焉吐延風標宏偉見方于項籍始遵朝化遽夭於姜聰高節不羣亦殊藩之秀也葉延至孝寄新哀于射草辟奚深友邁古烈于分荆視達蒸蒸光奉先之義視罷矯矯蘊經時之略洛干童幼早擅英規未騁雄心先摧凶手奉順者必敗豈天亡晉乎且渾虜連枝生自邊極各謀孫而翼子咸革裔而希華虜胤姦凶假鳳圖而竊號渾嗣忠謹距龍涸而歸誠懷姦者數世而亡資

忠者累葉彌劭積善餘慶斯言信矣

贊曰逖矣前王區別羣方叛由德弛朝因化昌武后升圖智昧遷
胡遽淪家國多謝明謨谷渾英奮雷思矯顏運克昌其緒實資忠訓

列傳第六十七

晉書九十七

列傳第六十八

晉書九十八

御撰

王敦

沈亮

桓温

孟嘉

王敦字處仲司徒道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歐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瑤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遷給事黃門侍郎趙王倫篡位敦叔父彥爲兗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諸王起義兵彥被齊王冏檄懼倫兵強不敢應命敦勸彥起兵應諸王故彥遂立勲績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侍左衛將

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于
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
之於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
悉在大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
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爲揚州刺史潘滔
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強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其
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
帝復以敦爲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
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
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與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
斬之蜀賊杜弢作亂荊州刺史周顛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豫章
太守周訪等討弢而敦進任豫章爲諸軍繼援及侃破弢敦上侃
爲荊州刺史旣而侃爲弢將杜曾所敗敦以處分失所自貶爲廣
武將軍帝不許侃之減弢也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
自選置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弼將杜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
效敦許之陶侃距弘不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
敦以爲將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嶮固聚黨數千人敦就
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開府
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爲
曾所殺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尋加荊州牧敦上疏曰昔漢
祖以神武革命開建正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虛玄默擬
跡成康賈誼歎息以爲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朝
肇建漸振宏綱徃段匹磾遣使求效忠節尚未有勞便以方州與
之今靳明等爲國雪耻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
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
變皆非忠義率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于此春秋之時天子微
弱諸侯奢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禮聞義

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羣小矜功之望夷狄无厭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撻朝廷讒諛蜂起臣有以知陛下无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廝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雋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羣小覬覦之望帝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爲刺史時劉隗用事頗疎間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虛已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方闡惟新之美猶有所闕臣每慷慨於遐遠愧憤於明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

顧盼暢臣微懷云導頃見疎外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爲咎責豈惟導身而已羣從所蒙並過才分導誠不能自量陛下亦愛忘其短常人近情恃恩昧進獨犯龍鱗迷不自了臣竊所自憂慮未詳所由惶愧踧踖情如灰土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旣往之勲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齊之以禮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并統六軍旣爲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踰于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玷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圜圜然終爲良佐以導之才何能

元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
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无過寵公私
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
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社稷表
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
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專任閫外手控強兵羣從貴顯威
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
等以爲心膂敦益不能平于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
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
唾壺爲節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
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
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
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爲鎮北將
軍戴若思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實禦敵也

永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上疏曰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爲叅軍晉魏以來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爲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克倉廩今便割配皆克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已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克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爲名而密知機要潛行險慝進人退士高下在心姦狡饕餮未有隗比雖无忌宰詔弘恭石顯未足爲踰是以遐邇憤慨羣后失望臣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駑駘志存社稷豈忍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軍同討

姦孽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厭服皇祚復隆隗首朝
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勳殷道
復昌漢武雄略亦惑江克讒佞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
尅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則
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昔鎮揚州虛心下士優賢任能寬
以得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闇蔽豫奉徽猷是以遐邇望風
有識自竭王業遂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已來刑
罰不中街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胸臆
摧破泣血橫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啟奈
何棄忽忠言遂信姦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石之幾不
俟終日今諸軍早還不至虛擾敦黨吳興人沈克起兵應敦敦至芜
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
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
封五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並會京師敦兄含時爲光祿勳叛奔於

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旣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内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着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顛戴若思害之以敦爲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崧就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僞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親戚以兄含爲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沔北諸軍事南中郎將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已明帝乃手詔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太常應詹拜授加黃鉞班劔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至導爲司徒敦自爲楊州牧敦旣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已府將相嶽牧悉出其門徙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

舒爲荊州彬爲江州遂爲徐州含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立顯位敦以沈克錢鳳爲謀主諸葛瑤鄧嶽周抚李恒謝雍爲爪牙克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從弟豫章太守稜日夜切諫敦怒陰殺之敦无子養含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克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又忌周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爲元帝腹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詔遣侍中陳晷散騎常侍虞駿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至羌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含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温嶠

爲丹陽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知其爲物情所
畏服乃僞言敦死於是下詔曰先帝以聖德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
首居心脅以道翼讚故大將軍敦叅處股肱或內或外來輔之勲與
有力焉階緣際會遂據上宰杖節專征委以五州刁協劉隗立朝不
允敦抗義致討情希嚮拳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人臣无
貳事解之後却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官省背違赦信誅戮大臣縱
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同憤先帝含垢忍耻容而不責委在
如舊禮秩有加朕以不天尋丁酷罰熒熒在疚哀悼靡寄而敦覓
臣子追遠之誠又无輔孤同獎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以天官
假授私屬將以威脅朝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戾冀其覺悟故且含
隱以觀其終而敦矜其不義之強有侮弱朝廷之志棄親用羈背賢
任惡錢鳳豎子專爲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
禍周札周筵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過五
敦之誅戮傍濫无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人

怨篤疾所嬰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輒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莫非同惡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无所顧忌擅錄冶工輒割運漕志騁凶醜以闕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奸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陽尹嶠建威將軍趙胤武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率兗州刺史遐奮武將軍峻奮威將軍瞻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將軍胤護軍將軍詹領軍將軍瞻中軍將軍壺驍騎將軍艾驃騎將軍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南王祐太宰西陽王羨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賞布五千匹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將軍周抚質性詳簡義誠素著功臣之冑情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領不得相違論其乃心无貳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爲敦所授用者一无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求多福无

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怨曠日久或母隕沒或妻子
喪亡不得奔赴銜哀從役朕甚愍之希不悽愴其單丁在軍元有
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
衛同列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又詔曰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
將軍者軍法從事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抚等率衆
三萬向京師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於是以前爲元帥鳳等問
敦曰事尅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
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温嶠以誅奸臣爲名含至江寧
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縣縣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
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奸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
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
宮宿衛咸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
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兄八命望兄獎羣賢忠義之心抑奸細不逞之
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

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于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未幾日又乏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關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无地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徒无慮而已也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无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勲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既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省來告爲兄羞之且

悲且慚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爲灼烜也含不荅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含于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兼文武者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語叅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卧鳳等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乘輅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于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恒縱酒淫樂沈克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含等合克司馬顧颺說克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摧勢挫持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

晉書卷之六十八
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克不能用颺逃歸于吳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克亦燒營而退旣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克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无君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口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克首同日懸于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旣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言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輓車董卓然腹以照市王凌親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脩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于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爲可聽私葬於義爲弘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沉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優而不能整武帝嘗召

時賢共言技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无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有十餘婢侍列比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厠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无怍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沈克字士居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於鄉里敦引爲叅軍克因薦同郡錢鳳鳳字世儀敦以爲鎧曹叅軍數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遭父喪外託還葬而密爲敦使與克交構初敦叅軍熊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佞倖在位鮮不敗業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无懼容因此告歸臨與敦別因歌曰徂風颺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旣去可長歎念別惆悵復會難敦知其諷已而不

納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禎諭克許以爲司空克謂禎曰三司具
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
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亡者也大將軍阻
兵不朝爵賞自己五尺之童知其異志今此之舉將行篡弑耳豈同
於往年乎是以疆場諸將莫不歸赴本朝内外之士咸願致死正以
移國易主義不北面以事之也奈何協同逆圖當不義之責乎朝廷
坦誠禎所知也賊之黨類猶宥其罪與之更始況見機而作邪克不
納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興亡
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克內重壁中因笑謂克曰三千戶
侯也克曰封侯不足貪也爾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
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克子勁竟滅吳氏勁見忠義傳

史臣曰琅邪之初鎮建鄴龍德猶潛雖當壁膺圖預定於冥兆豐
功厚利未被於黎氓王敦歷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實逾
隆遂能託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密契弼成王度光佐中興卅世延

百二之期論都創三分之業此功固不細也既而負勲高而圖非望恃勢逼而肆驕陵費隙起自刁劉禍難成於錢沈興晉陽之甲纏象魏之兵蜂目既露豺聲又發擅竊國命殺害忠良遂欲篡盜乘輿逼遷龜鼎賴嗣君英略晉祚靈長諸侯釋位股肱戮力用能運茲廟筭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清天步者矣

栢温字元子宣城太守彞之子也生未期而太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竒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彞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温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彞爲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温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讐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温備温詭稱弔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温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琰善琰嘗稱之曰温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嘗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除瑯琊太守累遷徐州刺史温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

温於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勲翼卒以温爲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時李勢微弱温志在立勲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時康獻太后臨朝温將發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險遠而温兵寡少深入敵場甚以爲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叅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温又擊權等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間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温戰于笮橋叅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温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鄧嵩咎堅勸勢降乃面縛輿櫬請命温解縛焚櫬送於京師温停蜀三旬舉賢旌善僞尚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鎮東將軍鄧定散騎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並以

爲叅軍百姓咸悅軍未旋而王誓鄧定隗文等反温復討平之振旅
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季龍死温欲率衆
北征先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
已温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无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
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聲言
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爲温所廢將
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住温軍内外噂噤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爲
抚軍與温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温即廻軍還鎮上疏曰臣近親
率所統欲北埽趙魏軍次武昌獲抚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
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
顧隕越无地臣以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讎不滅
國耻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
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陳于今歷年矣丹誠
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疑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

說以惑朝聽昔樂毅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官告變讒說矜
姦邪亂德乃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於陽秋陛下以
聖淑臨朝恭已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於羣才布德信於遐荒
况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跡无韓彭之釁而反間
起於胸心交亂過於四國此古賢所以歎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於
當年也今寇賊冰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衆慷
慨即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
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
難未弭而內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時
殷浩至洛陽脩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温復進督
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温矣温遂統步騎
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關中命
梁州刺史司馬勲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獲符健荊州刺史郭欽
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衆數萬屯嶢柳愁思搃以距温

遂大戰生親自陷陣殺温將應誕劉泓死傷千數温軍力戰生衆
乃散雄又與將軍栢冲戰白鹿原又爲冲所破雄遂馳襲司馬勲
勲退次女媧堡温進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皆安堵復
業持牛酒迎温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
温恃麥熟收以爲軍資而健芟苗清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
還帝使侍中黃門勞温于襄陽初温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
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
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温便潜然而泣温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
空温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
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褫冠解帶昏然
而睡不怡者數日母孔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贈臨賀
太夫人印綬謚曰敬遣侍中弔祭謁者監護喪事旬月之中使者八
至軺軒相望於道温葬畢視事欲脩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
上不許進温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温遣

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
譙梁水道旣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温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
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
執條泣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
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
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温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
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犢魏武入
荊州以享軍士意以况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
而戰温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
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陽温屯故太極殿前
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
軍執降賊周成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遣西陽太守
滕皎出黃城討蠻賊文盧等又遣江夏相劉岵義陽太守胡驥
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都温還軍之後司豫青兗復陷于

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爲縣公以封其次子濟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温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旣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旣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旣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鳳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僞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裔誠宜遠圖廟筭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陵振无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濶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无悔况辰極旣迴衆星斯仰本源旣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知滅亡之无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員通貴於无滯明哲尚於應機矧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旣徙而鵬翼不舉永結

根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
立聖宅心畫爲九州制爲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中
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強胡陵暴中華蕩覆狼
狽失據權幸楊越蠖屈以待龍申之會替蟠以俟風雲之期
蓋屯圯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
後來童幼班荆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
悼之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
竭筋骨宣力先鋒剪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
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勸農桑之務盡二
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旣修綱維
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鑾朝服濟江則
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人所疑
伏願陛下決立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
之功此事旣就此功旣成則陛下盛勲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

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如薺詔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分委之高筭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於是改授并司冀三州以交廣遠罷都督温表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温以既總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于其事其三機務不可停廢常行文按宜爲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獎忠公之吏其五褒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奏行之尋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受鼓吹餘皆辭復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錄尚書事使侍中顏旄宣旨召温入叅朝政温上疏曰方攘除群凶掃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衆共濟之而朝議咸疑聖詔彌固

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叅朝政非所敢聞臣違離宮省三十
餘載鞞鞞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逍遙鳴玉闕廷叅贊無爲
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是願但顧以江漢艱難不
同曩日而益梁新平寧州始服懸兵漢川戍禦彌廣加彊蠻盤
平勢處上流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
遐外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原
者實耻帝道皇居仄陋於東南痛神華桑梓遂埋於戎狄若
憑宗廟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游魂則臣據河
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全臣曷以
親賢贊國光輔二世即無煩以臣疎鈍並閒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扞
牧圉表裏相濟實深實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內外乞時還
屯抚寧方隅詔不許復徵温温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温
遂城赭圻固讓內錄遥領揚州牧屬鮮卑攻洛陽陳祐出奔簡
文帝時輔政會温於洌洲議征討事温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

遂寢溫性儉每讌惟下七奠椀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覲非
望或卧對親寮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旣而抚枕
起曰旣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
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
竊窺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公
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疏悉衆北伐平北將軍郗愔以
疾解職又以溫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沖西中
郎表真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陸
攻慕容暉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
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暉將慕容垂傅末波等率衆
八萬距溫戰于林渚溫擊破之遂至枋頭先使袁真伐譙梁開
石門以通運真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溫焚
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
千騎追之戰于襄邑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甚耻之歸罪於真

表廢爲庶人員怨温誣已據壽陽以自固潛通符堅慕容暉帝遣侍中羅含以牛酒犒温於山陽使會稽王昱會温于涂中詔以温世子給事熙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假節及南康公主薨詔賻布千匹錢百萬温辭不受又陳息熙三年之孤且年少未宜使居偏任詔不許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温行役旣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表真病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暉符堅並遣軍援瑾温使督護竺瑶矯陽之等與水軍擊之時暉軍已至瑶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温率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温築長圍守之符堅乃使其將王鑿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於肥水北温遣相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擒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於京都而斬之瑾所侍養乞活數百人悉坑之以妻子爲賞温以功詔加班劔十人犒軍于路次文武論功賞賜各有差温旣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

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叅軍郤超進廢立之計温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温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十萬絹一萬匹布十萬匹温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温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遥拜温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温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温兢懼不得一言而出初元明世郭璞爲讖曰君非无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爲亘合成栢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内大縣爾來謂自爾已來爲元始温字元子也故河内大縣温也成康既崩栢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暮子者元子道子也温志在篡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其死亦晉衰之由也故云痛也温復還白石上疏求歸姑孰詔曰夫乾坤體合而化成萬物二人同心則不言所利古

之哲王咸賴元輔姬旦光于四表而周道以隆伊尹格于皇天而
殷化以洽大司馬明德應期光大深遠上合天心含章時發用
集大命在于一人功美博陸道固萬世今進公丞相其大司馬本
官皆如故留公京都以鎮社稷温固辭仍請還鎮遣侍中王坦
之徵温入相增邑爲萬戶又辭詔以西府經袁真事故軍用不
足給卅子熙布三萬匹米六萬斛又以熙弟濟爲給事中及帝不
豫詔温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日一
夜頻有四詔温上疏曰聖體不和以經積日愚心惶恐无所寄情
夫盛衰常理過備无害故漢高枕疾吕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
啓嗣嗚噎以問身後盖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譽
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內輔幼君外禦強寇實
羣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羣下知所寄而安
等奉命陳力公私爲宜至如臣温位兼將相加陛下垂布衣之
顧但朽邁疾病懼不支久无所復堪託以後事疏未及奏而

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温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事旣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即位詔曰先帝遺勅事大司馬如事吾令答表便可盡敬又詔大司馬杜稷所寄先帝託以家國內外衆事便就關公施行復遣謝安徵温入輔加前部羽葆鼓吹武賁六十人温讓不受及温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勲德尊重師保朕躬兼有風患其无敬又勅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側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懼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內外懷懼温旣至以盧悚入宮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替慢罪也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旣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旣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躬涓形狀答者言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初躬浩旣爲温所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温

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温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消爲祟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於姑孰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已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時年六十二皇太后與帝臨於朝堂三日詔賜允命菴冕之服及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祕器錢二百萬布二千匹臘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貴班劍百人優冊即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戶進地方三百里賜錢五十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追贈丞相初冲問温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爲汝所處分温知己存彼不敢異害之无益於冲更失時望所以息謀温六子熙濟韻偉偉玄熙字伯道初爲世子後以才弱使冲領其衆及温病熙與叔祕謀殺冲冲知之徙于長沙濟字仲道與熙同謀俱徙長沙韻字叔道賜爵臨賀公偉最愚不辨菽麥偉字幼道平厚篤實居藩爲士庶所

懷歷使持節督荆益寧秦梁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西昌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玄嗣爵別有傳孟嘉字萬年江夏郢人吳司空宗曾孫也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褚裒時爲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无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竒嘉爲裒所得乃益器焉後爲征西相溫叅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嘆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

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卒于家

史臣曰相温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譽時旣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干城用恢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尅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洛汭脩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旣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勲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覬周鼎後欲立竒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之乖違耻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永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没享哀榮是知朝政之无章主威之不立也

贊曰播越江濱政弱權分主子恃力處仲矜勲迹旣陵上志
亦无君罪浮浞獍心窺舜禹樹威外略稱兵内侮其身與嗣
音罹齊斧

列傳六十八

晉書九十八

列傳第六十九

晉書九十九

御撰

圖

相立

卜範之

殷仲文

相立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温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
輦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罔然明淨
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立有光照室
占者竒之故小名靈寶妳媪每抱詣温輒易人而後至云其
重兼常兒温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襲爵南郡公年七
歲温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冲冲抚立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
立因涕淚覆面衆並異之及長形貌瓌竒風神疎朗博綜藝術
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用
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温有不臣之跡故折立兄弟而
為素官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
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棄官歸國自以元勳之門而
負謗於世乃上疏曰臣聞周公大聖而四國流言樂毅王佐

時旨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晉之罪人臣等復何理可述
食於陛下明實奇之功也自項權明曰盛魏政實繁成祖宗血
南面請問談者誰之由邪誰之德邪豈惟晉室永安祖宗血
若其遺之臣亦不復計也至於先帝九龍飛五陛下之所繼明
開邪枉之道不聞廢於伊霍矣而孽因茲而言豈可孰念昔大甲兼澄
黜陟之臣功高伊霍矣而孽因茲而言豈可孰念昔大甲兼澄
漢先臣之功臣也先臣顯明之功負重既往而孽因茲而言豈可孰念昔大甲兼澄
商祚無憂也雖昏不建此乃奉順天翼之師聖朝明非一境國陵德投袂乘機
向使此功不懼遂乃懸旌趙魏勸之冠紼紫帶欲以闕身報德投袂乘機
載雪飲馬北清伊洛使驚號之冠紼紫帶欲以闕身報德投袂乘機
西平巴蜀先臣蒙國殊遇姻之慨慨蘇公興風之刺惡直魏正
何代元騎劫巷伯有豺獸之慨慨蘇公興風之刺惡直魏正

苟存聖世何顏可以尸饗封祿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
貝錦萋菲之說臣等自當奉還三封受戮市朝然後下從
先臣歸先帝於玄宮耳若陛下述遵先旨追錄舊勲竊望
少垂愷悌覆蓋之恩疏寢不報玄在荆楚積年優游无事荆
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
鎮內外騷動知王恭有憂國之言玄潛有意於功業乃說
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爲對唯患相弊之不速耳今
旣執權要與王緒相爲表裏其所廻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
舅之地正情爲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爲事首君
爲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爲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
方伯人若發詔徵君爲中書令用殷覲爲荊州君何以處之
仲堪曰憂之久矣君謂計將安出玄曰國寶姦亮天下所
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過人
君若密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興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已當

悉荆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爲盟主僕等亦皆投袂當此无不響應此事旣行栢文之舉也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旣死於是兵罷玄乃求爲廣州會稽王道子亦憚之不欲使在荆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玄督交廣二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謂恭事必剋捷一時響應仲堪給玄五千人與楊佺期俱爲前鋒軍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將軍追獲之玄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旣死庾楷戰敗奔于玄軍旣而詔以玄爲江州仲堪等皆被換易乃各迴舟西還屯于尋陽共相結約推玄爲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栢修復仲堪以相和解初玄在荊州豪縱士庶憚之甚於州牧仲堪親黨勸殺之仲堪不聽及還尋

陽資其聲地故推爲盟主玄逾自矜重佺期爲人驕悍嘗自謂承藉華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即欲於壇所襲玄仲堪惡佺期兄弟虺勇恐尅玄之後復爲己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還鎮玄亦知佺期有異謀潛有吞并之計於是屯于夏口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兄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仲堪慮玄跋扈遂與佺期結婚爲援初玄旣與仲堪佺期有隙怛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懼會姚興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豫弗能禁復遣從弟適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旣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欲距栢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加征虜將軍佺期弟孜敬先爲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旣至以爲諮議參軍玄於是興軍西征亦聲云

救洛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
戎旅逕造金墉使仲堪收楊廣如其不爾无以相信仲堪本
計欲兩全之既得玄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汚而行不得一
人入江也玄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振恤饑者倉廩空竭玄乘
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夏
口玄聲云朝廷遣佺期爲己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
並進密報兄偉令爲內應偉惶遽不知所爲乃自齎疏示仲堪
仲堪執偉爲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爲人不能專
決常懷成敗之計爲兒子作慮我兄必无憂矣玄既至巴陵
仲堪遣衆距之爲玄所敗玄進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
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
來赴與兄廣共擊玄玄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佺期等方復追
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鄴城玄遣將軍馮該
躡佺期獲之廣爲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堪聞佺期死乃

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爲該所得玄令害之於是遂平荆
雍乃表求領江荆二州詔以玄都督荆襄雍秦梁益寧七州
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栢修爲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
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輒以偉
爲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
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許
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衆外託勤王實欲觀釁而進復
上疏請討之會恩已走玄又奉詔解嚴以偉爲江州鎮夏口
司馬刁暢爲輔國將軍督八郡鎮襄陽遣栢振皇甫敷馮
該等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
流人立綏安郡又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刁達豫章太守
郭昶之玄皆留不遣自謂三分有二知勢運所歸屢上禎
祥以爲己瑞初庾楷旣奔于玄玄之求討孫恩也以爲右
將軍玄旣解嚴楷亦去職楷以玄方與朝廷構怨恐事不克

禍及於已乃密結於後將軍元顯許爲內應元興初元顯稱詔伐玄玄從兄石生時爲太傅長史密書報玄玄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必未遑討已可得蓄力養衆觀釁而動既聞元顯將伐之甚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略威名振於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者乎玄大悅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發玄既失人情而興師犯順慮衆不爲用怕有廻旆之計既過尋陽不見王師意甚悅其將吏亦振庾楷謀泄收繫之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符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譙王尚之尚之敗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降玄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曰義旗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別有教其解嚴息甲以副義心又矯詔加已總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

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上殿立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之惡徙道子于安成郡害元顯於市於是立入居太傅府害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擊將軍邃太傅參軍荀遜前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譙王尚之等流尚之弟丹楊尹恢之廣晉伯允之驃騎長史王誕太傅主簿毛遁等於交廣諸郡尋追害恢之允之于道以兄偉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從兄謙爲左僕射加中軍將軍領選修爲右將軍徐克二州刺史石生爲前將軍江州刺史長史卞範之爲建武將軍丹陽尹王謐爲中書令領軍將軍大赦改元爲大亨立讓丞相自署大尉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又加衮冕之服綠綬綬增班劍爲六十人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奏不名立將出居姑孰訪之於衆王謐對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靜根本以周公旦爲心立善其對而不能

從遂大築城府臺館山池莫不壯麗乃出鎮焉既至姑孰固
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諮焉小事則決于栢謙卞範
之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姓厭之思歸一統及玄初至也黜凡
佞擢雋賢君子之道粗備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擯宰輔
豪奢縱欲衆務繁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時會稽饑荒玄
令賑貸之百姓散在江湖採栢內吏王愉悉召之還請米米既
不多吏不時給傾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玄又害吳興太守高
素輔國將軍竺謙之謙之從兄高平相朗之輔國將軍劉襲
襲弟彭城內史季武冠軍將軍孫元終等皆劉牢之之黨北
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及寧朔將軍高雅之牢之子
敬宣並奔慕容德玄諷朝廷以已平元顯功封豫章公食安
成郡地方二百二十五里邑七千五百戶平仲堪佺期功封桂
陽郡公地方七十五里邑二千五百戶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
章改封息昇桂陽郡公賜兄子俊降爲西道縣公又發詔爲

栢温諱有姓名同者一皆改之贈其母馬氏豫章公太夫人元興二年玄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玄本无資力而好爲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无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書畫服玩既宜怕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衆咸笑之是歲玄兄偉卒贈開府驃騎將軍以栢修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玄以栢修兄弟職居内外恐權傾天下玄納之乃以南郡相栢石康爲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偉服始以公除玄便作樂初奏玄抚節慟哭既而收淚盡懽玄所親仗唯偉偉旣死玄乃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篡逆躬仲文卞範之等又共催促之於是先改授羣司解琅邪王司徒遷太宰加殊禮以栢謙爲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王謚散騎常侍中書監領司徒栢胤中書令加栢修散騎常侍抚軍大將軍置學官教授二品子弟數百人又矯詔加其相

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營陽桂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爲楚王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加九錫備物楚國置丞相已下一遵舊典又諷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玄屢僞讓詔遣百僚敦勸又云當親降鑾輿乃受命矯詔贈父温爲楚王南康公主爲楚王后以平西長史劉瑾爲尚書刁逵爲中領軍王嘏爲太常舛叔文爲左衛皇甫敷爲右衛凡衆官合六十餘人爲楚官屬玄解平西豫州以平西文武配相國府新野人庾仄聞玄受九錫乃起義兵襲馮該於襄陽走之仄有衆七千於城南設壇祭祖宗七廟南蠻參軍庾彬安西參軍楊道護江安令鄧襄子謀爲內應仄本仲堪黨相偉旣死石康未至故乘間而發江陵震動相濟之子亮起兵于羅縣自號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以討仄爲名南蠻校尉羊僧壽與石康共攻襄陽仄衆散奔姚興彬等皆遇害長沙相陶延壽以亮乘亂起兵遣收之玄徙亮于衡陽誅其同謀

栢奧等玄僞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固請又諷天子作手詔固留焉玄好逞僞辭塵穢簡牘皆此類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除清卽使衆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爲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悅情何可言又詐云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无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克隱議復肉刑斷錢貨迴復改異造革紛紜志无一定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好竒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己猶難逼奪之皆蒲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无復遺餘信悅諂譽逆忤讜言或奪其所憎與其所愛十一月玄矯制加其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

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簋宮縣妃爲
王后世子爲太子其女及孫爵命之號皆如舊制玄乃多斥
朝臣爲太宰僚佐又矯詔使王謚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
璽禪位於已又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永安宮移晉神主
于琅邪廟初玄恐帝不肯爲手詔又慮璽不可得逼臨川
王寶請帝自爲手詔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玄甚喜
百官到姑孰勸玄僭爲位玄僞讓朝臣固請玄乃於城南七
里立郊壇纂位以玄牡告天百僚陪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
歲又不易帝諱榜爲文告天皇后帝云晉帝欽若景運敬順
明命以命于玄夫天人代帝王所以興匪君莫治惟德司
其元故承天理物必由一統並聖不可以二君非賢不可以无
主故世換五帝鼎遷三代爰暨漢魏咸歸勲烈晉自中葉仍
世多故海西之亂皇祚殆移九代廓寧之功升明黜陟之勲
微禹之德左衽將及太元之末君子道消積釁基亂鍾于

隆安禍延士庶理絕人倫玄雖身在草澤見棄時班義情理
感胡能无慨投袂尅清之勞阿衡揆亂之績皆仰憑先德
遺愛之利玄何功焉屬當理運之會猥集樂推之數以寡昧
之身踵下武之重膺革泰之始託王公之上誠仰藉洪基德漸
有由夕惕祗懷罔知攸厝君位不可以久虛人神不可以乏饗是
用敢不奉以欽恭大禮敬簡良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
綏民望式孚萬邦惟明靈是饗乃下書曰夫三才相資天人
所以成功理由一統貞夫所以司契帝王之興其源深矣自三
五已降世代參差雖所由或殊其歸一也朕皇考宣武王聖
德高邈誕啓洪基景命攸歸理貫自昔中間屯險弗克負
荷仰瞻宏業殆若綴旒藉否終之運遇時來之會用獲除
姦救溺拯拔人倫晉氏以多難荐臻曆數唯既典章唐虞之
準述遵漢魏之則用集天祿於朕躬惟德不敏辭不獲命稽
若令典遂升壇燎于南郊受終于文祖思覃斯慶願與億兆

聿茲更始于是大赦改元永始錫天下爵二級孝悌力田人
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其賞賜之制徒設
空文无其實也初出偽詔改年爲建始右丞王悠之曰建
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
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又下書曰夫三恪作賓有自來矣
爰暨漢魏咸建疆宇晉氏欽若曆數禪位于朕躬宜則是
古訓授茲茅土以南康之平固縣奉晉帝爲平固王車旗
正朔一如舊典遷帝居尋陽即陳留王處鄴宮故事降永
安皇后爲零陵君琅邪王爲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爲彭澤縣
侯追尊其父溫宣武皇帝廟稱太祖南康公主爲宣皇后封
子昇爲豫章郡王叔父雲孫放之爲寧都縣王豁孫稚玉爲
臨沅縣王豁次子石康爲右將軍武陵郡王祕子蔚爲醴陵
縣王贈沖太傅宣城郡王加殊禮依晉安平王故事以孫胤襲
爵爲吏部尚書沖次子謙爲揚州刺史新安郡王謙弟脩爲

抚軍大將軍安成郡王兄歆臨賀縣王禕富陽縣王贈偉侍中
大將軍義興郡王以子濬襲爵爲輔國將軍濬弟邈西昌縣
王封王謚爲武昌公班劍二十人卞範之爲臨汝公躬仲文爲東
興公馮該爲魚復侯又降始安郡公爲縣公長沙爲臨湘縣公
廬陵爲巴丘縣公各千戶其康樂武昌南昌望蔡建興永修
觀陽皆降封百戶公侯之號如故又普進諸征鎮軍號各有
差以相國左長史王綏爲中書令崇相謙母庾氏爲宣城太
妃加殊禮給以輦乘號温墓曰永宗陵置守衛四十人立入
建康宮逆風迅激於旗儀飾皆傾偃及小會于西堂設妓樂
殿上施絳綾帳縷黃金爲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旒
蘇羣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轎車亦王莽僂蓋之流也龍角所
謂亢龍有悔者也又造金根車駕六馬是月立臨聽訟觀閱
囚徒罪无輕重多被原放有干輿乞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
如此自以水德壬辰臘于祖改尚書都官郎爲賊曹又增置

五校三將及彊弩積射武衛官元興三年玄之永始二年也
尚書答春蒐字誤爲春蒐凡所關署皆被降黜玄大綱不
理而糾擿纖微皆此類也以其妻劉氏爲皇后將修殿宇乃
移入東宮又開東掖平昌廣莫及宮殿諸門皆爲三道更造
大輦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舁之性好畋遊以體大不堪乘馬
又作徘徊輿施轉關令迴動无滯旣不追尊祖曾疑其禮
儀問於羣臣散騎常侍徐廣據晉典宜追立七廟又敬其
父則子悅位彌高者情禮得申道愈廣者納敬必普也玄
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也昭
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如
晉室之廟則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旣
錯太祖无寄失之遠矣玄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
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齋二日而已
祕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毀晉小廟以

廣臺榭其庶母蒸嘗靡有定所忌日見賓客遊宴唯至亡時一
哭而已期服之內不廢音樂立出遊水門飄風飛其儀蓋夜濤
水入石頭大桁流壞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立
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无度以夜繼晝兄偉葬日旦哭晚
遊或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
省前禁內謹雜无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悴怨
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劉毅何无忌等共謀興復
裕等斬栢修於京口斬栢弘于廣陵河內太守辛扈興弘農
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竟陵太守劉邁謀爲內應至
期裕遣周安穆報之而邁惶遽遂以告立立震駭即殺扈興
等安穆馳去得免封邁安重戾一宿又殺之裕率義軍至竹里
立移還上宮百僚步從召侍官皆入止省中赦揚豫徐兗青
冀六州加栢謙征討都督假節以殷仲文代栢修遣頓丘太
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於江乘與戰臨

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與數戰復梟其首玄聞之大懼乃
召諸道術人推筭數爲馱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
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
曰移晉宗廟飄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
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
敢言玄愈忿懼使相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
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貫油帔登山分
張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
憂惶遣武衛將軍庾頤之配以精卒赴援諸軍于時東北風
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
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
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相
與南奔初玄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又
入羽林玄甚惡之及敗走腹心勸其戰玄不暇答直以策

指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
歲抱玄胷而抚之玄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機立
行臺總百官遣劉毅劉道規躡玄誅玄諸兄子及石康兄權
振兄洪等玄至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殷仲
文自後至望見玄舟旌旗輿服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
振故可也玄於是逼乘輿西上栢歆聚黨向歷陽宣城內史
諸葛長民擊破之玄於道作起居注叙其距義軍之事自
謂經略指授筭无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
於是不遑與羣下謀議唯耽思誦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石
康納之張幔屋于城南署置百官以下範之爲尚書僕射
其餘職多用輕資於是大修舟師曾未三旬衆且二萬樓
船器械甚盛謂其羣黨曰卿等並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
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等入石頭无異雲霄中人也玄
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諫

曰陛下少播英譽遠近所服遂掃平荆雍一匡京室聲被八荒矣既據有極位而遇此玆運非爲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玄左右稱玄爲桓詔相胤諫曰詔者施於辭令不以爲稱謂也漢魏之主皆无此言唯聞北虜以符堅爲符詔耳願陛下稽古帝則今萬世可法玄曰此事已行今宣勅罷之更爲不祥必其宜革可待事平也荆州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仍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玄遣遊擊將軍何澹之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栢道恭就郭銓以數千人守湓口又遣輔國將軍栢振往義陽聚衆至弋陽爲龍驤將軍胡譚所破振單騎走還何无忌劉道規等破郭銓何澹之郭祖之於桑落洲進師尋陽玄率舟艦二百發江陵使苻宏羊僧

壽爲前鋒以鄱陽太守徐放爲散騎常侍欲遣說解義軍
謂放曰諸人不識天命致此妄作遂懼禍屯結不能自反卿
三州所信可明示朕心若退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
令不失分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放對曰劉裕爲唱端之主劉
毅兄爲陸下所誅並不可說也輒當申聖旨於何无忌玄曰卿
使若有功當以吳興相叙放遂受使入无忌軍魏詠之破桓歆
于歷陽諸葛長民又敗歆于芍陂歆單馬渡淮毅率道規及
下邳太守孟懷玉與玄戰于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
盛而玄懼有敗衄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鬪心義軍
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歸降玄故
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
懷肅討平之玄留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舫仲文時在玄
艦求出別船收集散軍因叛玄奉二后奔于夏口玄入江陵城
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栢希而人情

乖阻制令不行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闔中斫之不中前
後相殺交橫玄僅得至船於是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
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
從孫祐之參軍費恬送弟璠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璩弟子修
之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以入蜀玄從之達枚回洲恬與祐之迎
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並中數十箭
而死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
頭上玉導與之乃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
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及濬等五級庾頤之戰死
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初玄在宮
中怛覺不安若爲鬼神所擾語其所親云恐已當死故與時
競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具及玄建國
於楚衡陽屬焉自篡盜至敗時凡八旬矣其時有童謠云長
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官後年斬諸栢其凶兆符會如此

郎君謂元顯也是月王騰之奉帝入居太府栢謙亦聚眾沮中爲玄舉哀立喪庭僞謚爲武悼皇帝毅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百姓觀者莫不欣幸何无忌等攻栢謙于馬頭栢蔚于龍洲皆破之義軍乘勝競進振該等距戰於靈溪道規等敗績死沒者千餘人義軍退次尋陽更繕舟甲毛璩自領梁州遣將攻漢中殺栢希江夏相張暢之高平太守劉懷肅攻何澹之于西塞磯破之振遣栢蔚代王曠守襄陽道規進討武昌破僞太守王旻魏詠之劉藩破栢石綏於白茅義軍發尋陽栢亮自號江州刺史侵豫章時江州刺史劉敬宣討走之義軍進次夏口僞鎮東將軍馮該等守夏口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栢山客守偃月壘劉毅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无忌與檀祗列艦中流以防越逸義軍騰赴叫聲動山谷自辰及午二城俱潰馮該散走生擒山客毅等平巴陵毛璩遣涪陵太守文處茂東下振

遣栢放之爲益州屯夷陵處茂距戰放之敗走還江陵義
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襄陽破僞雍州
刺史栢蔚无忌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帝出營江津魯
宗之率衆於柞溪破僞武貴中郎温楷進至紀南振自擊
宗之宗之失利時蜀軍據靈溪毅率无忌道規等破馮該
軍推鋒而前即平江陵振見火起知城已陷乃與謙等北走
是日安帝反正大赦天下唯逆黨就戮詔特免栢胤一人栢
亮自豫章自號鎮南將軍湘州刺史苻宏寇安成廬陵
劉敬宣遣將討之宏走入湘中二月栢謙何澹之温楷等奔
于姚興栢振與宏出自涓城襲破江陵劉懷肅自雲杜伐
振等破之廣武將軍唐興斬振及僞輔國將軍栢珍毅於
臨章斬僞零陵太守劉叔祖栢亮苻宏復出寇湘中害都
守長史檀祗討宏於湘東斬之廣武將軍郭彌斬亮於益
陽其餘擁衆假號皆討平之詔徙栢胤及諸黨與于新安

諸郡三年東陽太守殷仲文與永嘉太守駱球謀反欲建桓胤爲嗣曹靖之栢石松下承之劉延祖等潛相交結劉裕以次收斬之并誅其家屬後栢謙走入蜀蜀賊譙縱以謙爲荊州刺史使率兵而下荆楚之衆多應之謙至枝江荊州刺史劉道規斬之梁州刺史傅歆又斬栢石綏栢氏遂滅

卞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也識悟聰敏見美於當世太元中自丹陽丞爲始安太守栢立少與之遊及立爲江州引爲長史委以心膂之任潛謀密計莫不決之後立將爲篡亂以範之爲丹陽尹範之與殷仲文陰撰策命進範之爲征虜將軍散騎常侍立僭位以範之爲侍中班劔二十人進號後將軍封臨汝縣公其禪詔即範之文也立旣奢侈无度範之亦盛營館第自以佐命元勳深懷矜伐以富貴驕人子弟傲慢衆咸畏嫉之義軍起範之屯兵於覆舟山西爲劉毅所敗隨立西走立又以範之爲尚書僕射立爲劉毅等所敗左

右分散唯範之在側立平斬於江陵

殷仲文南蠻校尉覲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從兄仲堪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即引爲驃騎參軍甚相賞待俄轉諮議參軍後爲元顯征虜長史會相立與朝廷有隙立之姊仲文之妻疑而間之左遷新安太守仲文於立雖爲姻親而素不交密及聞立平京師便棄郡投焉立甚悅之以爲諮議參軍時王謚見禮而不親下範之被親而少禮而寵遇隆重兼於王下矣立將爲亂使總領詔命以爲侍中領左衛將軍立九錫仲文之辭也初立篡位入宮其牀忽陷羣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立大悅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立爲劉裕所敗隨立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爲土至巴陵因奉二后投義軍而爲鎮軍長史轉尚書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聞洪波

振壑川无怙鱗驚飈拂野林无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于巨
力質微則无以自保于理雖可得而言于臣實非所敢譬昔
栢玄之代誠復驅逼者衆至如微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
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
叨昧僞封錫文篡事曾无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
撓宜置極法以判忠邪會鎮軍將軍劉裕匡復社稷大弘善
貸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又申之以繫
維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是以僂俛從事自同今
人今宸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旣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
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離闕庭乃心慕戀
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
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无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
朝政又謝混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遷
爲東陽太守意彌不平劉毅愛才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

宴彌日行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苻何
无忌甚慕之東陽无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脩謁无忌故益
欽遲之令府中命文人躬闡孔賓子之徒撰義構文以俟其
至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无忌疑其薄己大怒思中傷之
時屬慕容超南侵无忌言於劉裕曰栢胤躬仲文乃腹心
之疾北虜不足爲憂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駱球等謀反及
其弟南蠻校尉叔文並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
遇禍仲文善屬文爲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躬仲文讀書
半袁豹則文才不减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史臣曰栢玄篡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怒於失職苞
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寃登高以發憤觀豐而動竊圖非望
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躬以逞欲遂得據全楚之地驅勁
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醜營縱其狙詐之計扇
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兵內侮天長喪亂克力寔繁踰年

之間奄傾晉祚自謂法堯禪舜改物君臨鼎業方隆卜年惟
永俄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克
渠即戮更延墜歷復振頽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闇干天祿
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宮鳳
歷表其祥彤雲玄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
後之心副樂推之望若相玄之么麼豈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
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贊曰靈寶隱賊世載克德信順未孚姦回是則肆逆遷鼎憑
威縱慝違天虐人覆宗殄國

列傳第六十九

晉書九十九

晉書第七十

晉書一百

御撰

王彌

張昌

陳敏

王如

杜曾

杜弼

王機兄矩

祖約

蘇峻

孫恩

盧循

譙縱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頌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伯根起於東萊之恠縣彌率家僮從之伯根以為長史伯根死聚徒海渚為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為羣賊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无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為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兗州刺史苟晞逆擊大破之彌退集亡散眾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剋彌進兵寇泰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械所在陷没多殺守令有眾數萬朝

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宮城門晝閉
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
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強歸无所厝劉元海昔爲質子我
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
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
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溼
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
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等
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
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彌固辭使隨劉曜
寇河內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
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乾等討之及彌戰于高都
長平間大敗之死者十六七元海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
公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丘陷五十餘壁皆調爲

軍士又與勒攻鄴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
將裴憲次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
軍曹武次太陽討元海武部將軍彭默爲劉聰所敗見害
衆軍皆退聰渡黃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暉將軍宋拙等
距之皆不能抗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
距戰於西明門彌等敗走彌復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
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
河南者數萬家爲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
長吏以應彌彌又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川屯陽翟遣
弟璋與石勒共寇徐兗因破越軍彌後與曜寇襄城遂逼
京師時京邑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彌等
遂陷宮城至大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于端門逼辱羊皇
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蕩盡百官及
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於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

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延以狗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耳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爲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爲朱建矣豈况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室无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販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遂引衆東屯項關初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已怨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暉說彌還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長史曹疑爲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誘亡命且迎其室彌將徐邈高梁輒率部曲數千人隨疑去彌益衰弱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爲之備彌之

破洛陽也多遺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荀晞以爲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荀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暉又勸彌徵曹嶷籍其衆以誅勒於是彌使暉詣青州令曹嶷引兵會已而詐要勒共向青州暉至東阿爲勒游騎所獲勒見彌與嶷書大怒乃殺暉彌未之知勒伏兵襲彌殺之并其衆張昌本義陽蠻也少爲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卜言應當富貴好論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潛遁半年聚黨數千人盜得幢麾詐言臺遣其募人討流會壬午詔書發武勇以赴益土號曰壬午兵自天下多難數術者云當有帝王興于江左及此調發人咸不樂西征昌黨因之誑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詔書催遣嚴速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縣官長皆躬出驅逐展轉不遠屯聚而爲劫掠是歲江夏大稔流人就食者數千口太安二年昌于安陸

縣石巖山屯聚去郡八十里諸流人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
昌乃易姓名爲李辰太守弓欽遣軍就討輒爲所破昌徒
衆日多遂來攻郡欽出戰大敗乃將家南奔沔口鎮南大
將軍新野王歆遣騎督靳滿討昌于隨郡西大戰滿敗走
昌得其器械據有江夏即其府庫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
山都縣吏丘沉遇於江夏昌名之爲聖人盛車服出迎之立
爲天子置百官沉易姓名爲劉尼稱漢後以昌爲相國昌
兄味爲車騎將軍弟放廣武將軍各領兵於石巖中作宮
殿又於巖上織竹爲鳥形衣以五綵聚肉于其傍衆鳥羣
集詐云鳳皇降又言珠袍玉璽鐵券金鼓自然而至乃下
赦書建元神鳳郊祀服色依漢故事其有不應其募者族
誅又流訛言云江淮已南當圖反逆官軍大起悉誅討之群小
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一時焮起豎牙旗鳴鼓角以應昌
旬月之間衆至三萬皆以絳科頭搢之以毛江夏義陽士庶

莫不從之惟江夏舊姓江安令王偃秀才呂蕤不從昌以三公位徵之偃蕤密將宗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劉喬鄉人期思令李權常安令吳鳳孝廉吳暢糾合善士得五百餘家追隨偃等不豫妖逆新野王歆上言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大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勅諸軍三道救助於是劉喬率諸軍據汝南以禦賊前將軍趙驥領精卒八千據宛助平南將軍羊伊距守昌遣其將軍黃林爲大都督率二萬人向豫州前驅李宮欲掠取汝水居人喬遣將軍李楊逆擊大破之林等東攻弋陽太守梁栢嬰城固守又遣其將馬武破武昌害太守昌自領其衆西攻宛破趙驥害羊伊進攻襄陽害新野王歆昌別率石冰東破江揚二州僞置守長營時五州之境皆畏逼從逆又遣其將陳貞陳蘭張甫等攻長沙湘東零陵諸郡昌雖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皆盜桀小人而无禁制但以劫掠爲務人情漸離是歲詔以寧朔將軍領南蠻

校尉劉弘鎮宛弘遣司馬陶侃參軍蒯柏皮初等率衆討昌
於音陵劉喬又遣將軍李楊督護尹奉總兵向江夏侃等與
昌苦戰累日大破之納降萬計昌乃沉竄于下雋山明年秋
乃擒之傳首京師同黨並夷三族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也少有幹能以部廉吏補尚書倉部令
史及趙王倫篡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敏
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
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從之以敏爲合肥度支遷
廣陵度支張昌之亂遣其將石冰等趣壽春都督劉準憂
惶計无所出時敏統大軍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
戍故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勢易離敏請合率運兵公分
配衆力破之必矣準乃益敏兵擊之破吳弘石冰等敏遂乘
勝逐北戰數十合時冰衆十倍敏以少擊衆每戰皆尅遂至
揚州廻討徐州賊封雲雲將張統斬雲降敏以功爲廣陵

相時惠帝幸長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父亡去職東海王越當西迎大駕承制起敏爲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致書於敏曰將軍建謀富國則有大漕之勲及遭冰昌之亂則首率義徒以寡敵衆外无強兵之援内无運籌之侶隻身挺立雄畧從橫擢竒謀於馬首奮靈計於臨危金聲振於江外精光赫於揚楚攻堅陷險三十餘戰師徒无虧勅敵自滅五州復全苞茅入貢豈非將軍之功力哉今羯賊屯結遊魂河濟鼠伏雉竄藏匿陳留始欲姦盜終圖不軌將軍孫吳之術旣明已試之功先著孤與將軍情分特隆想割草土之哀抑難居之思捨經執戈來邨國難天子遠巡鑿輿未反引領東眷有懷山陵當憑將軍戮力王輅有旋將軍率將所領承書風發米布軍資惟將軍所運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與越俱敗於蕭敏因中國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歷陽會吳王常侍甘

卓自洛至教卓假稱皇太弟命拜敏爲揚州刺史并假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爲將軍郡守榮等僞從之敏爲息娶卓女遂相爲表裏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廣等皆棄官奔走敏弟昶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昶將精兵數萬據烏江弟恢率錢端等南寇江州刺史應邈奔走弟斌東畧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敏命寮佐以己爲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鑾駕東海王軍諮祭酒華譚聞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並江東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遺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無識達貪榮干運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內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長江命危朝露忠節令圖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耻王蠋匹夫志不可屈於期慕義隕首燕

庭况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便辱身
姦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稽顙屈膝不亦羞乎昔龔勝絕
粒不食莽朝魯連赴海耻爲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遙度
雅量豈獨是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代雖奮竒死葉亦受折
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賴先王承運
雄謀天挺尚內倚慈母仁明之教外杖子布廷爭之忠又有
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然兵家
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
第頑穴六品下才欲躡栢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
猶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程義之謀而顧生俛眉已受
羈絆之辱皇輿東軒行即紫館百寮垂纓雲翔鳳闕廟勝之
謀潛運帷幄然後發荊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
邑征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
威震丹楊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小寇隔津昔

符道闊引領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能安亡而不能存將何貴乎永長宿德情所素重彥先垂髮分著金石公胄早交恩紀特隆令伯義聲親好密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建功帝籍如其不爾亦可泛舟河渭擊楫清歌何爲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亂之禍乎昔爲同志今已殊域徃爲一體今成異身瞻江長歎非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敏凡才无遠畧一旦據有江東刑政无章不爲英俊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爲患周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又得譚書皆有慚色玘榮遣使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遣兵臨江已爲內應準遣揚州刺史劉機寧遠將軍衡彥等出歷陽敏使弟杲及將軍錢廣次烏江以距之又遣弟闕爲歷陽太守戍牛渚錢廣家在長城玘鄉人也玘潜使圖杲廣遣其屬何康錢象投募送白事於昶昶傾頭視書康揮刀斬之稱州下已殺敏敢有動者誅三族吹角爲內應廣先勒兵在

朱雀橋陳兵水南玘榮又說甘卓卓遂背敏敏率萬餘人將與卓戰未獲濟榮以白羽扇麾之敏衆潰散敏單騎東奔至江乘爲義兵所斬母及妻子皆伏誅於是會稽諸郡並殺敏諸弟无遺焉

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爲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流人有詔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潛結諸无賴少年夜襲二軍破之杜蕤悉衆擊如戰于涅陽蕤軍大敗山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又破襄城於是南安龐寔馮翊嚴巖長安侯脫等各帥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如懼石勒之攻已也乃厚賄於勒結爲兄弟勒又假其強而納之時侯脫據宛與如不協如說勒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襲兄宜備之勒素怒脫貳已憚如唇齒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悅遂夜令

三軍募食待命雞鳴而駕後出者斬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尅之勒遂斬脫如於是大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尅智力並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年種穀皆化爲莠軍中大饑其黨互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无所出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已麾下敦曰此輩虓險難蓄汝性忌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鬪爭爲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爲耻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已及敦聞如爲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稜如詣稜因開宴請劍舞爲歡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爲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杜曾新野人南中郎將蕤之從祖弟也少驍勇絕人能被甲

游於水中始爲新野王歆鎮南參軍歷華容令至南蠻司馬
凡有戰陣勇冠三軍會永嘉之亂荊州荒梗故牙門將胡亢
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假曾竟陵太守亢後與其黨自相
猜貳誅其驍將數十人曾心不自安潛謀圖之乃卑身屈節
以事於亢亢弗之覺甚信任之會荊州賊王冲自號荊州刺
史部衆亦盛屢遣兵抄亢所統亢患之問計於曾曾勸令
擊之亢以爲然曾白亢取帳下刀戟付工磨之因潛引王冲
之兵亢遣精騎出距冲城中空虛曾因斬亢而并其衆自號南
中郎將領竟陵太守曾求南郡太守劉務女不得盡滅其家
會愍帝遣第五猗爲安南將軍荊州刺史曾迎猗於襄陽
爲兄子娶猗女遂分據沔漢時陶侃新破杜弢乘勝擊曾有
輕曾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爭戰先料其將今使君
諸將无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之於石城時曾
軍多騎而侃兵无馬曾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反擊其背

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既而致箋於平南將軍荀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納之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爲外援不從侃言曾復率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下而還及王廙爲荊州刺史曾距之廙使將朱軌趙誘擊曾皆爲曾所殺王敦遣周訪討之屢戰不能尅討潛遣人緣山開道出曾不意以襲之曾衆潰其將馬雋蘇溫等執曾詣訪降訪欲生致武昌而朱軌息昌趙誘息胤皆乞曾以復寬於是斬曾而昌胤鬻其肉而噉之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也祖植有名蜀土武帝時爲符節令父聆畧陽護軍弢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李庠之亂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愛其才而禮之後爲醴陵令時巴蜀流人汝班蹇碩等數萬家布在荆湘間而爲舊百姓之所侵

苦並懷怨恨會蜀賊李驤殺縣令屯聚樂鄉衆數百人弼與
應詹擊驤破之蜀人杜疇蹇抚等復擾湘州參軍馮素與汝
班不協言於刺史荀眺曰流人皆欲反眺以爲然欲盡誅流人
班等懼死聚衆以應疇時弼在湘中賊衆共推弼爲主弼自
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攻破郡縣眺委城走廣
州廣州刺史郭納遣始興太守嚴佐率衆攻弼弼逆擊破之荆
州刺史王澄復遣王機擊弼敗於巴陵弼遂縱兵肆暴僞降於
山簡簡以爲廣漢太守眺之走也州人推安成太守郭察領州
事因率衆討弼反爲所敗察死之弼遂南破零陵東侵武昌
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鑿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
南將軍王敦荊州刺史陶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弼將士多物
故於是請降帝不許弼乃遺應詹書曰天步艱難始自吾州
黨流移在於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死亡者畧復過半
備嘗荼毒足下之所鑒也客主難久嫌隙易構不謂樂鄉起

變出於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擒其黨帥惟患筭不經
遠力不陷堅耳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善自衛
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尋山公鎮夏口即具陳之此公鑒
開塞之會察窮通之運納吾於衆疑之中非高識玄覩孰能
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於清流豈惟滌蕩瑕穢乃骨肉之施
此公薨逝斯事中廢賢愚痛毒竊心自悼欲遣滕永文張
休豫詣大府備列起事以來本末但恐貪功徇名之徒將讒
間於聖主之聽戮吾使於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
陶卒至水陸十萬旌旗曜於山澤舟艦盈於三江威則威矣然
吾衆竊未以爲懼晉文伐原以全信爲本故能使諸侯歸之陶
侃宣赦書而繼之以進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軌憲於四海逼
向義之夫以爲叛逆之虜歟思善之衆以極不赦之責非不戰
而屈人之筭也驅畧烏合欲與必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機
權也吾之赤心貫於神明西州人士卿粗悉之耳寧當今抱枉

於時不證於大府邪昔虞卿不榮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
危司馬遷明言於李陵雖刑殘而无慨足下抗威千里聲播
汶衡進宜爲國思靖難之畧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綽然
有餘裕乎望卿騰吾箋令時達盟府遣大使光臨使吾得披
露肝膽沒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結紐於紀綱爲一匡於聖
世使吾廁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於閭闔掃長蛇於荒裔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然先清方夏却定中原吾得一年
之糧使沂流西歸夷李雄之逋寇修禹貢之舊獻展微勞以
補徃愆復州邦以謝鄰國亦其志也惟所裁處耳吾遠州寒
士與足下出處殊倫誠不足感神交而濟其傾危但顯吾忠誠
則汶嶽荷忠順之恕衡湘无伐叛之虞隆足下宏納之望拯吾
徒陷溺之艱焉可金玉其音哉然顛顛十餘萬口亦勞瘁於
警備思放逸於南畝矣衡嶽江湘列吾左右若徃言有貳血誠
不亮益梁受殃不惟鄙門而已詹甚哀之乃啓呈殘書并上

言曰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事兼美往因使流寓居詹郡界其貞心堅白詹所委究李驤爲變樂鄉劫畧良善弢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歃血義誠慷慨會驤攻燒南平弢遂東下巴漢與湘中鄉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弢本情非首作亂階者也然破湘川實弢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按弢今書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於洛陽光武指河水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怨過以錄功也詹竊謂今者當圯運之會思弘遠猷故齊赦射鈎之誅晉貫斬祛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勲隆匡之美譽况弢等素无斯愆而稽顙投命邪以爲可遣大使宣揚聖旨雲澤沾之於上百姓沐浴於下則上下交泰江左无風塵之虞矣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宣詔書大赦凡諸反逆一皆除之加弢巴東監軍弢受命後諸將殉功者攻擊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而使其將王

真領精卒三千爲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運路陶侃使伏波將軍鄭攀邀擊大破之真步走湘城於是侃等諸軍齊進真遂降侃衆黨散潰弑乃逃遁不知所在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機美姿儀倣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衆擊破之常慕王澄爲人澄亦雅知之以爲己亞遂與友善內綜心膂外爲牙爪尋用爲成都內史機終日醉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屬杜弑所在發墓而獨爲機守冢機益自疑就王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爲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温邵率衆迎機敦遣將軍葛幽追之及於廬陵機叱幽曰何以敢來欲取死邪幽不敢逼而歸郭訥聞邵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邵反爲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衆皆散乃握節而避機機遂入城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武

不失其節前史以爲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
兵來取之機慙而止機自以篡州懼爲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
時杜弢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與機求討桂林賊以
自效機爲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機難制又欲因機討梁碩
故以降杜弘之勲轉爲交州刺史碩聞而遣子侯候機於鬱
林機怒其迎遲責云須至州當相收拷碩子馳使報碩碩曰
王郎已壞廣州何可復來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
司馬杜讚以碩不迎機率兵討碩爲碩所敗碩恐諸僑人爲
機於是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趾太守機旣爲碩所距遂往鬱
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遇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素有意
乃執機節曰當相與送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之於是機與
弘及溫邵劉沉等並反尋而陶侃爲廣州到始興州人皆諫不
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討溫邵劉沉
皆殺之機遣牙門屈藍還州詐言增糧密招誘所部欲以距

侃侃即收藍斬之遣督護許高討機走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殺其二子焉

機兄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游觀者盈路初爲南平太守豫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答稱天上京兆被使召君爲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祖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弟也初以孝廉爲成臯令與逖甚相友愛永嘉末隨逖過江元帝稱制引爲掾屬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无男而性妬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於外忽爲人所傷疑其妻所爲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衆所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牆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群小噂噤聲遠被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含垢

猶復慰喻而約違命輕出既无明智以保其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塞衆謗帝不之罪隗重加執據終不許及逖有功於譙沛約漸見任遇逖卒自侍中代逖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約異母兄光祿大夫納密言於帝曰約內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有此言而約竟无綏馭之才不爲士卒所附及王敦舉兵約歸衛京都率衆次壽陽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侯進號鎮西將軍使屯壽陽爲北境藩扞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豫明帝殞命又望開府及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石聰嘗以衆逼之約屢表請救而官軍不至聰既退朝議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約謂爲棄已彌懷憤恚先是太后使蔡謨勞之約見謨瞑目攘袂非毀朝政及蘇峻舉兵遂推崇約而罪執政約聞而大喜從子智及衍並傾險好亂又讚成其事於是命

逖子沛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逖妻柳之姊也
固諫不從及峻尅京都矯詔以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潁川人
陳光率其屬攻之約左右閭禿貌類約光謂爲約而擒之約
踰垣獲免光奔於石勒而約之諸將復陰結於勒請爲內應
勒遣石聰來攻之約衆潰奔歷陽遣兄子渙攻相宣于皖城
會毛寶援宣擊渙敗之趙胤復遣將軍甘苗從二焦上歷陽
約懼而夜遁其將牽騰率衆出降約以左右數百人奔於石
勒勒薄其爲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粗定當
顯明逆順此漢高祖所以斬丁公也今忠於事君者莫不顯
擢背叛不臣者无不夷戮此天下所以歸伏大王也祖約猶存
臣切惑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怨於是
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喜歡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
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旣至於
市抱其外孫而泣遂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

妓妾班賜諸胡初逃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逃庶子道重藏之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安樂相峻少爲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最強遣糾合得數千家結壘於本縣于時豪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強遣長沙徐瑋宣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爲主遂射獵於海邊青山中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時曹嶷領青州刺史表峻爲掖令峻辭疾不受嶷惡其得衆必恐爲患將討之峻懼率其所部數百家汎海南度旣到廣陵朝廷嘉其遠至轉鷹揚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作逆詔峻討敦卜之不吉遲迴不進及王師敗績峻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艾毅重

請峻爲內史詔聽之加奮威將軍太寧初更除臨淮內史王敦復肆逆尚書令郗鑒議召峻及劉遐援京師敦遣峻兄說峻曰富貴可坐取何爲自來送死峻不從遂率衆赴京師頓於司徒故府道遠行速軍人疲困沈充錢鳳謀曰北軍新到未堪攻戰擊之必剋若復猶豫後難犯也賊於其夜度竹格渚拔柵將戰峻率其將韓晃於南塘橫截大破之又隨庾亮追破沈充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峻本以單家聚衆於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衆潛有異志抚納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輒蔽匿之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有不如意便肆忿言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欲徵之峻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不從遂下優詔徵峻爲大司

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已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无
用家爲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
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
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无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
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
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不濟
狡兔旣死獵犬理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遣參軍
徐會結祖約謀爲亂而以討亮爲名約遣祖渙許柳率衆
助峻峻遣將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慈湖殺于湖令陶
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峻自率渙柳衆萬人乘風濟自橫江
次於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蔣陵覆舟山率衆因風放火
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遂陷宮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宮
窮凶極暴殘酷无道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

擔負登蔣山裸剝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无草者坐地
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
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廢之矯詔大赦惟
庾亮兄弟不在原例自爲驃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許柳丹
楊尹加前將軍馬雄左衛將軍祖渙驍騎將軍復弋陽王羨
爲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羨息播亦復本官於是改易官司
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又遣韓晃入義興張健管商
弘徽等入晉陵時温嶠陶侃已唱義於武昌峻聞兵起用
參軍賈寧計還據石頭更分兵距諸義軍所過无不殘滅
嶠等將至峻遂遷天子於石頭逼迫居人盡聚之後苑使
懷德令匡術守苑城嶠等旣到乃築壘於白石峻率衆攻
之幾至陷沒東西抄掠多所擒虜兵威日盛戰无不剋由是
義衆沮衄人懷異計朝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勇
其徒黨驍勇所向无敵惟當以天討有罪誅滅不久若以人

事言之未易除也温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譽賊及後累戰不捷嶠亦深憚之管商等進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義軍韓晃又攻宣城害太守栢彞商等又焚餘杭而大敗於武康退還義興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以臨之峻與匡孝將八千人逆戰峻遣子碩與孝以數十騎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廻趨白木陂牙門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墜馬斬首鬻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求峻尸不獲碩乃發庾亮父母墓剖棺焚尸逸閉城自守韓晃聞峻死引兵赴石頭管商及弘徽進攻凌亭壘督護李闔及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斬首千級商率衆走延陵李闔與凌亭諸軍追之斬獲數千級商詣庾亮降匡術舉苑城降韓晃與蘇逸等并力攻術不能陷温嶠等選精銳將攻賊營碩率驍勇

數百渡淮而戰於陣斬碩晃等震懼以其衆奔張健於曲阿門阨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逸爲李湯所執斬於車騎府管商之降也餘衆並歸張健健又疑弘徽等不與已同盡殺之更以舟車自延陵向長塘小大二萬餘口金銀寶物不可勝數揚烈將軍王允之與吳興諸軍擊健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馬雄韓晃等輕軍俱走閱率銳兵追之及於巖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出帶兩步鞞箭却據胡牀彎弓射之傷殺甚衆箭盡乃斬之健等遂降並梟其首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旣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徃徃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然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

求福慶王珣言於會稽王道子流之於廣州廣州刺史王懷之以泰行鬱林太守南越亦歸之太子少傅王雅先與泰善言於孝武帝以泰知養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爲徐州主簿猶以道術眩惑士庶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泰之役泰私合義兵得數千人爲國討恭黃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栢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皆敬事之會稽世子元顯亦數詣泰求其秘術泰見天下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泰爲亂以其與元顯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輔發其謀道子誅之恩逃于海衆聞泰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讎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環吳興丘延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

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翥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烏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吳國內史栢謹義興太守魏僑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等並出奔於是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已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鬪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无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貨相率聚於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篋盛嬰兒投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无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句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

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躬實莫不
粲麗盈目牢之等遽於收斂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謝琰爲
會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
至刑浦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
謝琰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栢不才輔國將軍孫元終寧朔將
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於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
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
牢之進擊恩恩復還于海轉寇扈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
牢之率衆要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摠兵緣海距之及戰
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
待之恩至新州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
裕與劉敬宣并軍躡之於郁洲累戰恩復大敗由是漸衰弱
復泚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扈瀆恩遂遠迸
海中及栢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

感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口其後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攻沒謝琰袁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萬盧循字于先小名元龍司空從事中郎謀之曾孫也雙眸罔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奕碁之藝沙門惠遠有鑒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亡餘衆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貢時朝廷新誅栢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爲腹心之

疾劉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旣尅都邑劉裕雖還无能爲也君若不同便當率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无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舩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出舩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舩版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之无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无忌率衆距之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爲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并力攻京都若尅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舩艦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

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之計固不聽道覆以循元
斷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无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
下不足定也裕懼其侵軼乃柵石頭斷柵浦以距之循攻柵不
利船艦爲暴風所傾人有死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
京口寇掠諸縣无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
尋陽并力取荊州徐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
走復據尋陽裕先遣群率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甕
循又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衆攻柵循衆雖死戰猶
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
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
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尅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
譎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鴆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
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
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鴆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慧

度取其尸斬之及其父嘏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譙縱巴西南充人也祖獻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而謹慎蜀人愛之爲安西府參軍義熙元年刺史遣縱及侯暉等領諸縣兵進兵東下暉有貳志因梁州人不樂東也將圖益州刺史毛璩與巴西陽昧結謀於五城水口共逼縱爲主縱懼而不當走投於水暉引出而請之至於再三遂以兵逼縱於輿上攻璩弟西夷校尉瑾於涪城城陷瑾死之縱乃自號梁秦二州刺史璩聞縱反自洛城步還成都遣參軍王瓊率三千人討縱又遣弟瑗領四千兵繼瓊後進縱遣弟明子及暉距瓊於廣漢瓊擊破暉等追至綿竹明子設二伏以待之大敗瓊衆死者十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以納縱毛璩旣死縱以從弟洪爲益州刺史明子爲鎮東將軍巴州刺史率其衆五千人屯白帝自稱成都王明年遣使稱藩於姚興將順流東寇以討車騎將軍劉裕爲名乞師於姚興且請相謙爲助興遣之九年劉裕以

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寧朔將軍臧喜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蒯恩等率衆二萬自江陵討縱初謀元率僉難其人齡石資名素淺裕違衆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臧喜裕妻弟也位出其右又隸焉齡石次於白帝縱遣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尚書僕射譙悅屯平模夾岸連城層樓重柵衆未能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爲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將由內水故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機而攻之勢當必尅尅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爲敵也進不能戰退无所資二萬餘人因爲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尅斬侯暉等於是遂進縱之城守者相次瓦解縱乃出奔其尚書令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及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

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女謂縱曰走
必不免祗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投道福於
涪道福怒謂縱曰大丈夫居如斯功業安可棄哉今欲爲降虜
豈可而得人誰不死何懼之甚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去之
乃自縊道福謂其徒曰吾養爾等正謂今日蜀之存亡實係
在我不在譙王我尚在猶足一戰士咸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衆
衆受之而走道福獨奔廣漢廣漢人杜瑾執之朱齡石徙馬
馳於越雋追殺之馳之徒也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滅衆
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師至遂戮尸焉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牆毒痛函夏九州波駭五
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詐懷姦命儔嘯
侶伺間候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
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
事乎何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或鴟張

淮浦或蟻聚荆衡招烏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隘
僭強江湖未淹歲稔咸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爲不幸峻約
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
掃地災沴滔天雖樊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玄
比暴弗是加也譙縱乘茲釁隙肆彼姦謀旋踵而亡無足
論矣

贊曰中朝隳政王彌肇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群妖伺隙構
茲多難薦食荆衡陵虐江漢孫盧姦慝約峻殘賊窮凶極
暴爲鬼爲蜮縱竊岷峨旋至顛踣



余先世所藏明人翻宋大字本晉書閩里人有宋小字
本思借以校對秘不肯出今乃得見寅昉所藏本邵
薰西先生亦歎為精美經倫凶龍乞水歸法眼欲
看細字消殘年不知寅昉許我有咸豐乙卯東坡
生日甘泉鄉人錢春言識於蔣氏五硯齋

世所傳晉書自殿板監板毛板外惟明翻宋寶祐
本九行每行十四字明藩府刊本十行每行十九字為
佳皆大字本也而西爽堂吳仲虛刊本方從哲校本鍾
人傑本亦其次者此本小字十四行行二十六字或二十七八字確
是宋刻舊為華亭朱尚書及季滄葦所藏今藏
蔣寅昉兄處與懿言石錢先生獲觀於雙清草堂思不羣齋
嗟賞愛既不忍釋手昔亡友金翰皋編修嘗在京
師手校晉書成板勘記若干卷其時彙集各本
未及見此本也咸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邵懿辰謹記

小字本晉書一百卷每頁十四行行二十七字麻沙刻
劃精審無比後補鈔十九卷仿宋精楷與刻本相類幾
不可辨惟首缺序文似為可惜向惟上海郁氏所藏晉
書世稱善本而茗溪書賈曾以一部攜示南潯蔣氏議
價未成亦係麻沙小字似不能如此本之精同里馬氏
亦藏一部生沐從兄曾從馬君假閱兄尚記其行款字
樣略與此本相埒然每卷卷末皆有割補痕跡不無可
疑此本雖無年代可稽然行款卷次及梓人姓氏皆與
宋槧諸書無異吾兄愛玩不釋且深賞其鈔補之精命

余收藏其愛而教之之意深矣兄處尚有十行本晉書亦古本之善者他日能彙集各本校對一過以無負兄勗勵讀書之旨正未知有此閒暇光陰否時世路艱難愆尤叢集而茗賈邛雲山兄弟方自吳門載書而至因以千得之他書如孝經綱目圖證春秋四傳李香子先生批本左氏條貫王板史記汲古閣十七史元板虞道園學古錄李二曲先生文集皆善本也計值

千篋中金盡買書不輟猶得展觀玩味于患難之中倘亦古人之所許也咸豐四年十二月海昌蔣光燾跋

光緒戊申五月孫男述彭謹錄

